

拍鸟乐

□陶夏明

芬芳
一叶

记得大约是去年年初时的某个下午,我路过濠河边映红楼栈桥长廊处,见一老者静立于寒风中,一架照相机架立在三脚架上。老人神情非常专注。我心中好奇,便停下自行车踱步走到老人处,轻声问道:“老哥,在拍什么呢?”老人低声说:“拍鸟呢。”顺着镜头方向,只见不远处一只翠鸟站立枝头。那鸟儿尾羽短,暗蓝绿色,很是好看。老人告诉我这只鸟儿每天下午都会来这儿捕鱼。第二天下午我便带上家伙在此等候。不一会儿鸟儿真的如期而至。激动之余,赶紧按下快门。晚上到家将照片导入电脑和手机,孤芳自赏一番,真是越看越喜欢。自此开启了我的拍鸟之路。

之后我又连续拍了几天。一日又一老者肩抗大炮前来拍鸟。一番交谈后,我便得意地掏出手机给老人看我的“杰作”,老人面带微笑,不急不忙地掏出手机,让我看看他所拍的翠鸟的照片,只见画中的鸟儿嘴里叼着鱼,目光透亮、双翼全开、展翅飞翔。这是多么精彩的抓拍瞬间。再看看自己拍的东西毫无动感和灵气,还自以为是瞎显摆,真让人羞愧难当。老人接着说道,拍鸟一定要拍到眼神光,鸟的羽毛要清晰(俗称“数毛”),鸟的神态要有视觉冲击力。能拍到飞版的是最高和最佳状态。这应该是我第一堂摄鸟专业课。几个月后,我才得知那位老者是位著名画家和资深摄鸟达人,这以后我再也不敢随便将自己的平庸之照给人看了,没准对面又站着位高手。

去年九月下旬,我登上剑山想拍老鹰。在山上有幸结识了南通摄影家协会副主席管浩昱和秘书长吴为民两位先生,两位都是著名鸟类摄影专家。管先生鸟类知识丰富,在高空盘旋的飞鹰肉眼望去只有如麻雀般大小,他一眼便能认出是哪种鹰。不一会儿工夫,我便跟着他认识了许多鸟。由于第一次拍飞行中的鸟,经验不足、技巧不够,追焦速度跟不上,没拍到。两位大师耐心细致地教我拍飞鸟和林鸟的一些基本技巧,并一再鼓励我说拍鸟是长期积累和实践的过程,急不得。他们还详细介绍了南通的鸟点和鸟况,不知不觉中我又上了一堂摄影专业课。

我虽自玩摄影多年,但大多只拍拍风景花草和人物,对鸟类摄影从未涉及。对南通鸟类状况更知之甚少,急需补课。我到市里两家图书馆借阅了鸟类方面的书籍。经朋友介绍,南通日报社原社长贾涛根老先生著有《百鸟千姿》一书,便托人购得一本。书中详尽描述了南通四季的鸟类分布状况,读了他的书入手快,可少走一些弯路。经过一年多的不断拍摄,我已拍摄到几十种鸟。它们觅食饮水,或嬉戏打闹,或站立枝头引吭高歌,真是千姿百态、美不胜收。

拍鸟一年多来,我还结识了不少热爱拍鸟的人。他们大多已有几十年的拍鸟经历,鸟类知识丰富。大家相聚在一起拍鸟谈鸟,互相交流拍摄经验和体会。和他们相比,我的拍鸟时间短,只能算是个入门级的初学者,唯有老老实实地静心倾听他们交谈。看到他们的片子有些确实堪称大片。

南通地处长江冲积平原,一马平川,植被茂盛,水网交错纵横,环境优越。又是候鸟迁徙途中休憩停歇的重要驿站,南来北往的鸟类众多。鸟是大自然的精灵。拍鸟的乐趣在于拍摄者可以静下心来,消除一切杂念,融入自然,在诗情画意中尽情品味大自然的美丽风景,感受自然芳香。听着鸟儿清脆的鸣啼,你没了烦恼、没了压力,身心得到彻底放松。鸟儿的每个动作都稍纵即逝,每个瞬间都不会重复。拍摄者要眼疾手快,才能抓住每个精彩的瞬间。

拍鸟讲究鸟缘鸟运。只要经过耐心等待,你期待中的精彩瞬间就会如约而至。拍鸟可以修身养性、愉悦身心,拍鸟如修行,置身大自然中,让自己避开繁杂的尘世,一机在手宠辱皆忘。通过拍鸟我将会更加尊重自然、善待生命,学会欣赏自然、热爱生活。



逐浪碧水

陈顺源

开往春天的列车

□刘白

穿越崭新的时代需要加速度
火车一再提速
刚把绿油油的万顷麦苗辟开
又被金灿灿的油菜花儿拥抱

火车沿途鸣笛

唤醒勤劳的蜜蜂
这个季节劳动才是最美的
这个季节酿蜜才是最甜的

火车再次鸣笛
火车开始减速

再减速
我看见了:
左边是大海
右边是宾山
前方终点站
——南黄海的春天

紫琅
诗会

疫情下的妈妈

□袁金泉

我站在桌子后面,望着越来越多的前来做核酸的小区居民,两腿开始发麻,内衣早已经湿透。

我已经站了3个小时了。24小时前,我作为一名融媒体的记者正在这里采访社区网格员。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打破了小区的宁静。一名疑似阳性的外卖小哥在小区有流动足迹,必须马上封控小区。

我成了被管控对象。我是一名入党积极分子,迅速报名就地转为封控区志愿者。经过晚上短暂的培训,我成了核酸采样点的一名核酸采样码录入员。

我第一时间打电话告诉了住在一个小区里的妈妈。近在咫尺,却不能相见。妈妈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好女儿,加油,注意自我保护。

第二天早上8点,社区干部和义工们就通知各幢楼的居民下楼做核酸。在小区中央广场,搭起了临时帐篷,设置了三张桌子的采样点,我戴上N95口罩和防护面罩,穿好防护服、戴好手套,和从其他核酸采样点赶来支援的中医院吉护士长为一组,开始了紧张有序的咽拭子取样工作。

小区内共有20幢、近2000住户、5000多居民,采样的工作量相当大。特别是老年人居多,他们有的把健康码、行程卡当成采样码,有的截屏保存了找不出来,我耐心细致地进行讲解。中午时分,一位70多岁的老大娘拿着打印好的采样码走了过来,我迅速帮她扫描登记,她对着取样的吉护士长,傻傻地看着、端详着。

核酸采样队伍像长龙一样在迂回延长,吉护士长焦急地招呼着:“张嘴,快张嘴呀!”老大娘这才听话地张开嘴巴,“啊啊啊”地配合着采样,然后依依不舍地慢慢离开。

气温在不断升高,我感到浑身发热,有一种进入了火炉里的感觉,看看身边的吉护士长一丝不苟的样子,浑身又有了精神。中午简单地吃了一盒快餐,又投入采样工作中。这时,我看到上午那位老大娘

拎着一个手提布袋又排在队伍里。

“大娘,你上午不是来做过吗?”我问道。“我再做一次!”大娘支吾着,坐到桌子前,又端详起吉护士长来。

“妈,你又来干什么?”吉护士长对着老大娘喊了一声。“小菊呀,你都10多天没回家了,我不放心呀,让我看看你,颖颖昨天有点发热,能回家看看吗?”大娘把手里的手提布袋放在桌子上,“这是几个苹果,你下了班吃啊!”原来,老大娘是吉护士长的妈妈。

“不行呀,妈妈,我在工作,苹果带回去,快走。”吉护士长一边用消毒液擦着手,一边说道。“苹果,平安、平安,阿弥陀佛!”老大娘一边走,嘴里一边不停地念叨着。

我想起我妈妈,她应该也要来做核酸了!我向人群望去。

一位带着小男孩的母亲来到采样点,也许小孩子害怕,爬上凳子,很紧张。吉护士长把咽拭子刚伸进小孩嘴里,小孩就把嘴闭上且紧咬住不放。“放开,快放开!”吉护士长劝说着。换一根再放、再咬,这样折腾了有三四回。小男孩的妈妈急了,对着吉护士长咆哮起来:“你吃什么干饭的,把孩子喉咙都要捅破了,我们不做了!”

我有点看不下去了,说道:“明明是你家小孩不配合,怎么能怪护士长?”那女人更来劲了,对我破口大骂:“看你一个黄毛丫头,没生过孩子吧?你有什么资格来说一个母亲!”

“我有资格说,我的女儿虽没成家,但也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大学生。”不知什么时候,在中医院当书记的妈妈出现在那个女人的面前。“她是一名新闻工作者,为了大家的安全做了一名志愿者。”说完,我妈妈又指着吉护士长说,“她是一名5岁女孩的母亲,为了大家的健康,她半个月没回家一次,谁不爱自己的孩子,谁愿意在这春光明媚的大好季节里,被封闭在这里!”女人羞愧地低下头,不再吭声。

“来,小朋友,你是勇敢的好孩子,听阿姨的口令,张开嘴,说

‘啊’!”吉护士长从桌子后面站起来,来到小男孩面前,双膝跪在地上,与小男孩正好一样高。

我的眼泪哗一下涌了出来。连续3天的核酸做下来,我浑身像散了架一样。但为了使命,咬牙坚持着。

8幢2602室户主不在家,只有一个老人和生病的5岁女孩,我和吉护士长上门采样。门是小女孩打开的,她看到我们后用稚嫩的声音说:“我妈妈也穿白大衣和爸爸一起支援上海去了,我和外婆守家!”

“还发热吗?外婆呢?”我听到吉护士长的声音有点哽咽。“外婆到楼下王奶奶家去了,阿姨你的声音真好听,和我妈妈的声音一样,我想妈妈!呜——”小女孩用手抹起眼泪来。吉护士长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从面罩里大声地叫了起来。

原来,这就是吉护士长的家。帮颖颖采了样,我们跑到楼下。王奶奶因脑中风,腿脚不灵活,吉护士长决定上门帮王奶奶采样。门开着,一股尿骚味从屋里散发出来。我和吉护士长走进去,看见吉护士长的妈妈和社区网格员正在打扫卫生。

“汪、汪、汪——”一只骨瘦如柴的黄毛土狗,躺在桌子下面的纸箱里,怀里有6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奶狗正叼着奶头在吃奶。黄毛土狗看见有生人进来,颤巍巍地抬起头,朝着我们狂吠起来。

“阿黄,不要叫,她们是来看你的!”吉护士长的妈妈回过头来,对土狗唤了一声。“王奶奶呢?”吉护士长问道。“十天前,王奶奶中风又住院了,她女儿不是嫁到上海去了吗?回不来!两个外孙也在外地工作,我们小区不是又封了吗?王奶奶视为女儿的阿黄孤零零在家、没人照应,偏偏又生了6只小狗,十天没吃东西了,就靠喝抽水马桶里的水。今天我接到刚醒过来的王奶奶的电话,才来喂狗的!”“呜呜、呜呜——”这时6只小狗似乎发出了“妈妈、妈妈”的叫唤声!

精短
小说